

詩品集注

增訂本

上



〔梁〕鍾嶸著
曹旭集注

詩品集注

曹旭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詩品集注(增訂本)/(梁)鍾嶸著;曹旭
集注. —2版.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0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5788-2

I. ①詩… II. ①鍾… ②曹… III. ①古典詩歌—文
學理論—中國②詩品—注釋 IV. ①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258114 號

校對人員 陳 穎 楊思華等

詩品集注(增訂本)

(全二冊)

〔梁〕鍾 嶸 著

曹 旭 集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江蘇金壇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4.875 插頁 13 字數 450,000

2011 年 10 月第 2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800

ISBN 978-7-5325-5788-2

I·2284 平裝定價: 80.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本著為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批准號11BZW019）

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項目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成果（批准號10YJA751006）

上海市重點學科中國古代文學成果（批准號S30403）



元延祐七年（1320）《羣書考索》本《詩品》

陳學士吟窗雜錄卷之二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

嘯

撰

詩品上

叙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捭蕩情性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荆雲之頌厥義莫矣夏歌曰辭陶乎下心雖詩體未備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從李至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篇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實而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篇好斯文平原兄弟露為文棟剡積王粲為其羽翼曹太康中三張二陸兩藩一左爰

及江表孫綽許詢皆平典建安風力盡矣

古詩

評曰其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其外四十五首規是建安中曹王所製然人代寂滅而情音獨達騷夫

漢都尉李陵

評曰少卿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斷怨者之流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何能至此

漢婕妤班姬

評曰其源出於李陵國扇鉅章辭旨清怨

魏陳思王曹植

明嘉靖戊申（1548）刊宋《吟窗雜錄》本《詩品》

詩品上

國工

鍾嶸

梁征遠記室叅軍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
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
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賔矣夏歌
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
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
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
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

《詩品》校正序

望廷遠記室參軍 鍾 嶸 著

曹 允 校正

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歟以鼓燭三才，彈展萬有。靈祇降之以鼓鑾，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叢矣。夏竦曰：《騷陶乎乎心》。楚強曰：《名金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章懷，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妙絕，人世難詳，惟其文體，固是宏遠之製，非表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後，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事都尉近班婕妤，將百年間，有齊人馬，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預已缺矣。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本無文貌。

序曰：昔曹、劉作文章之選，陸、謝為體式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當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竊誠言之，古曰辭頌，皆被之金石，故非調五音，無以誦會。若「置酒高殿上」，「明月照高樹」，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豈世之當重商要矣。今既不備於管弦，之行取於聲律耶？竊有元元長者，常謂余云：「宮商角徵二儀俱亡，自古詞人不知用之。唯顧憲子論大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朓，頗識之耳。常欲述《知音論》，而成就而卒。王元長創基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成實公孫，幼有文辨。元長士派景慕，務為精密。辭體細微，要相凌駕。故使文多約忌，傷其真美。余謂大謬，本

前言

作爲「百代詩話之祖」，我國第一部詩論著作，鍾嶸《詩品》以其「思深而意遠」、「深從六藝溯流別」〔一〕，與同時代的《文心雕龍》堪稱雙璧。《詩品》中的詩學史觀、詩歌發生論、詩歌美學和批評方法論，都垂遠百世，霑溉後人，對我國文學理論、詩歌理論以及日本和歌理論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具有奠基詩學的意義。

一、鍾嶸生平與《詩品》的寫作

鍾嶸（約四六八—五一八），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根據已發現的《鍾氏宗譜》和歐陽修《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鍾氏遠祖是宋桓公曾孫，曾任晉大夫的伯宗，食采鍾離，因以爲姓。楚將鍾離昧之子鍾接襲潁川郡公，居長社，始去「離」爲「鍾」，爲鍾氏得姓之祖。此後鍾氏官有世胄，譜有清顯，遂成潁川望族。十一世祖鍾繇官魏相國、太傅，遷太尉；十世祖鍾毓爲魏侍中，御史中丞；九世祖鍾峻爲晉黃門侍郎；

八世祖鍾曄爲公府掾；七世祖鍾雅爲侍中，護元帝過江，加廣武將軍，高祖鍾靖爲潁川太守，曾祖鍾源爲後魏永安太守，祖父鍾挺爲潁川郡公，父鍾蹈爲南齊中軍參軍。兄鍾岍，字長邱，爲建康令，著《良吏傳》十卷，弟鍾嶼，字季望，爲永嘉郡丞，曾參與編纂類書《遍略》。由此可知，鍾嶸出身潁川世族，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傳統^{〔二〕}。

齊永明三年（四八五）秋天，鍾嶸入國子學。根據當時的規定，生員入學，年齡必須是「十五以上，二十以還」^{〔三〕}。今天的研究者，便在「十五」和「二十」之間，選擇一個比「十五」大，比「二十」小的數字「十八」，並由此上推十八年，暫定爲鍾嶸的生年^{〔四〕}。

在學期間，鍾嶸因「好學，有思理」，「明《周易》」^{〔五〕}，得到國子祭酒、衛將軍王儉的賞識，薦爲本州秀才。

齊建武（四九四—四九八）初，鍾嶸步入仕途，起家爲南康王蕭子琳侍郎。蕭子琳被殺後，改任撫軍行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三年（五〇一），又改任司徒行參軍。蕭衍代齊建梁，鍾嶸爲中軍臨川王行參軍。天監三年（五〇四），蕭元簡被封爲衡陽王，出任會稽太守，引鍾嶸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後改晉安王蕭綱記室，不久，卒於任上。據歷史記載，蕭綱爲西中郎將、領石頭戍軍事在天監十七年（五一八），又在任僅一年，由

此確定鍾嶸於公元五一八年逝世。

從國子學畢業以後，鍾嶸不停地擔任蕭齊、蕭梁諸王的「侍郎」、「參軍」、「記室」職務，長期充當幕僚，做掌管文翰的工作，從年輕的鍾嶸，一直做到歲月忽已晚的鍾嶸，重複同樣的工作，不免有厭倦和沈淪下僚、不得升遷的失意。這使他對社會有了更深更廣闊的思考，對選吏制度不公，不能「量能授職」和梁初以軍功濫升職級的情況產生不滿。於是，他前後寫了兩封書奏，分別上書齊明帝和梁武帝。

這使鍾嶸的作品，除了《詩品》以外，還留下這兩篇書奏：

一是齊建武三年（四九六），他上書齊明帝，建議明帝「量能授職」，不必躬親細務，應講究領導藝術。意見未被采納，還招致明帝的嫌惡。明帝對太中大夫顧暉說：「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否？」恰好顧暉也贊同鍾嶸的看法，回答說：「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弄得明帝不高興，不顧而他言。

二是蕭衍建梁之初，他上書武帝，謂不當以軍功濫升清級，以致弄到「坐弄天爵」、「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劄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的地步。意見被武帝采納，敕付尚書行之。

此外，鍾嶸爲寧朔記室時，還寫過一篇《瑞室頌》。當時，與蕭元簡交遊甚密的隱士何胤，築室隱居若耶山。一次，山洪暴發，大水漂拔樹石，而何胤居室安然獨存，元簡令鍾嶸作文，頌其祥瑞。鍾嶸遂作《瑞室頌》，文章寫得「辭甚典麗」，但沒有流傳下來。卻讓唐初寫史的人感到有風可采，進入了鍾嶸的傳記。

由於兩封書奏都不怕得罪皇帝，且真的得罪了齊明帝，由此可以窺見鍾嶸的個性。書奏中表達出的鮮明性、尖銳性和不避親疏、實事求是的精神，正是寫作《詩品》時敢說真話的精神。而「辭甚典麗」的《瑞室頌》雖然不是詩，但可以證明鍾嶸有典雅的風格和斐然的文采。結合其詩論推測，崇尚雅正典麗也許是鍾嶸自己作品的風格。

《詩品》的產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其必然性：一是基於當時五言的蓬勃發展；二是基於社會上文學鑒賞、文學批評風氣的興盛；三是基於當時士大夫著書的文化風氣。所以，既是鍾嶸富於天才的創造，又是社會歷史、時代風氣的產物。

中國詩歌經歷《詩經》四言和《楚辭》騷體的時代，在形式上不斷發展。

《詩經》中夾雜的五言句式，經過《孟子》「孺子歌」和秦代「長城歌」的演化，逐漸形成了五言詩體。五言詩在漢代民歌和樂府詩中不斷演進，經過了東漢文人古詩的過

渡，至魏晉已獨領風騷，蔚爲大國，進入以五言詩爲主的時代。當時人紛紛拋棄四言，轉向五言，寫作五言詩成了一時的好尚。正如《詩品序》所說：「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

五言詩的興盛與發展，必然導致各種詩集和詩歌總集的編纂，一批詩歌總集紛紛出現，如晉蜀郡太守李彪《百一詩》二卷，謝靈運《詩集》五十卷，《詩集抄》十卷，《詩英》十卷，《新撰錄樂府集》十一卷，《回文詩集》一卷，伏滔、袁豹、謝靈運《晉元氏宴會遊集》四卷，顏延之《元嘉西池宴會詩集》三卷，顏竣《詩集》一百卷，宋明帝《詩集》二十卷，《詩集新撰》三十卷，江邃《雜詩》七十九卷，劉和《詩集》二十卷，注《雜詩》二十卷，干寶《百志詩》九卷，徐伯陽《文會詩集》四卷，崔光《百國詩集》二十九卷，應璩《百一詩》八卷，李夔《百一詩集》二卷，張敷、袁淑《補謝靈運詩集》一百卷，齊武帝命撰《青溪詩》三十卷，《古遊仙詩》一卷，《元嘉宴會遊山詩集》五卷，《齊釋奠會詩》二十卷，《齊宴會詩》十七卷，《詩鈔》十卷。甚至還出現了五言詩選摘，如荀綽《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等等〔六〕。

正是由於有了五言詩的興盛、發展，有了各種總集，包括五言詩總集的編撰，鍾嶸《詩品》纔有了品評對象，理論上的總結和美學上的升華纔有創作實踐的基礎。

幾乎與總集的編撰同步，圍繞文學創作和五言詩的興盛，文學鑒賞和文學批評亦蔚爲風氣，出現了不少專論和專著，如曹丕的《典論·論文》、《與吳質書》，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李充的《翰林論》，顏延之的《庭誥》，顏竣的《詩例錄》，劉勰的《文心雕龍》等等，其中相當一部分涉及對五言詩的評論。這些評論不僅爲鍾嶸《詩品》開了先路，提供了美學上的借鑑，還留下相當豐富的成功與不成功的批評經驗。

鍾嶸在《詩品序》中說：「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明白無誤地表明自己寫作《詩品》曾受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和劉歆《七略》的影響。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分九品論人，啓發鍾嶸以三品論詩；劉歆《七略》追溯古代學術流派，開啓了鍾嶸「深從六藝溯流別」的批評思路。「以類推之，殆均博奕」之語，更表明《詩品》與當時出現的各種《畫品》、《書品》、《棋品》之間的文化關係。由漢末的清談，曹魏的九品中正制，迄於晉宋以來對人物品評的風氣，以及品評人物的著作，如《隋書·經籍志》所載《海內士品》等，更與《詩品》有親緣關係。史載鍾嶸兄鍾旻曾著《良吏傳》十卷，今佚不傳。但從書名推測，當是品評有政績官吏的著作，與後來阮孝緒著《高隱傳》品評隱者的性質相同。虽然有人以這

些是雜史類著作，並非文藝批評，但這種著書的風氣，還是表明，鍾嶸之作《詩品》，有家庭的淵源，受到他哥哥鍾嶸的影響。

《詩品》品評一百二十多位詩人，齊梁即有四十位詩人入品，約佔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詩品》其實是一部當代詩歌評論；這種敢於分品評論當代的精神和意識在齊梁之際是非常了不起的，這正是鍾嶸偉大的地方。

假如我們追溯一下《詩品》中的史料來源，除一部分引自前人的著作，如引劉敬叔《異苑》、李充《翰林》、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以及《謝氏家錄》等書外，有很多則是鍾嶸收集的第一手材料。鍾嶸和當時著名詩人、詩論家、文學領袖如劉繪、王融、謝朓、虞羲等人交遊，耳之所聞、目之所染，他們當時的談話，甚至一舉一動，只要記錄下來，對今人來說，都是新材料。譬如，永明年間，鍾嶸為國子生，為衛將軍王儉所賞識；而此時，謝朓正任衛將軍王儉的東閣祭酒，在東閣頻繁地接觸，當有機會討論包括詩歌品評在內的一切問題。這在《詩品》中留下了記載：「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七〕}至於虞羲，則是鍾嶸在國子監一起讀書的同學。《詩品》評虞羲說：「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即可與前引評謝朓語互證，謝朓嗟頌當為「與余論詩」內容之一。

至於劉繪與他談寫作詩品的打算，王融與他談聲律的要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社會、歷史、時代風氣、文化淵源，爲寫作《詩品》提供了客觀條件，但作爲寫作直接觸發點的，卻有以下幾個因素：

一是當時五言詩創作走火入魔，誤入歧途：「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八〕}但鍾嶸在《詩品》中並沒有說明當時五言詩寫作走火入魔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差不多和鍾嶸同年生的裴子野在《宋略》中論劉宋「選舉」時，說了一段和鍾嶸《詩品》差不多批評的話：「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曹，無被於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其原因，劉宋選拔人才時，不重經術，而重文史，重視五言詩。這就是「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而齊梁以來，仍有宋之遺風也。其實是文學和歷史衝擊了經學。所以李延壽《南史·王僧孺傳論》中說：「二漢求士，率先經

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由於利益驅動，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騁的現象就屢見不鮮了。但由於「庸音雜體，人各爲容」，故仍然有寫作《詩品》指陳弊端、正本清源之必要。

二是批評不力，缺少理論和統一的批評標準，以致敝帚自珍，抑人揚己：「獨觀謂爲警策，衆睹終淪平鈍……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嘩競起，准的無依。」^{〔九〕}混亂不堪容忍，強烈的文學責任感使鍾嶸萌發了撰寫詩評、建立統一的美學標準和批評標準、以廓清時弊的著作動機。

三是受彭城劉士章（繪）的啓發。劉士章博學盛才，是後進文士的領袖，詩人兼詩論家。他對當時的文壇和評論現狀，與鍾嶸同樣深惡痛絕，曾對鍾嶸口頭評論，並準備寫作「詩品」糾正時風，雖沒有寫成，倒啓發了鍾嶸，成爲鍾嶸寫作《詩品》的緣起：「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一〇〕}

還有一個可供參考的原因是：「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一一〕}此說人多未信，胡應麟《詩藪》、《四庫提要》、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古直《鍾記室詩品箋》等辨之甚詳，以爲列沈約於「中品」，未爲排抑。《南史》喜采小說